揅經室集

揅經室二集卷七

封泰山論

泰山者上古大山居天下之中者也封泰山者七十二代易姓而王祭天刻石以紀號也上古淳質無史冊刻石紀號者著一代之史也說文後序云書者如也五帝三王改易殊體封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然則泰山石刻即七十二代之史書若無此石則文字不別見于竹帛代號不可考矣是故封禪爲古大禮古者開創之帝王雖功德有醇駁而皆得行之秦始皇漢武帝之求長生光武帝之用讖緯宋眞宗之得天書皆以邪道壞古禮不足爲封禪吿秦始皇晉武帝隨文帝唐太宗議封

禪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紀號者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帝唐高宗元宗宋眞宗明成祖議封禪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者也竊嘗攷之古矣泰山曰岱岱者代也古帝王告代之處也後漢書注云太山者王者告代之處爲五嶽之宗故曰岱宗所居曰齊州齊者中也居天下之中也爾雅曰齊中也又日中有岱岳列子湯問上篇言齊州黃帝篇言齊國皆中州中國也古水土未平中國地褊泰山齊國地高而無洪水遂爲天下之中有王者起德教足以服衆功力足以制人即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登泰山而封之七十二代

豈皆如黃帝堯舜之德歟其以雜霸之力收天下之權如後代秦隋者必有之矣其時文字始造史冊未興設非大朝會升中于天刻石岱宗以紀之則天下之權猶未一代興之號猶未正且其君之姓名亦無以傳于後世也惟其盛衰興廢三古迭更受命易姓必有封禪以定之是以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家不能以受命易姓之辭窮齊桓公乃設爲嘉祥未臻之說嗚呼豈知後世文人昧管氏之大義反以其所設之辭後爲符瑞以飾封禪致迂儒疑封禪非古禮豈不慎哉秦泰山石刻乾隆間始燬瑯邪石刻今尚存其文辭亦載于史記所謂成功盛德紀號久

遠者雖爲李斯之文但其遺制必襲自三代以上秦石至今三千年尚存然則唐虞夏商之石秦時當有存者

泰山志序

昔管子舉封禪之典以告齊桓公葢以上古質樸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禮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于泰山下以定天位乃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如後世之修史也然則刻石之制先于漆書七十二代先于典誥又何論于諸史乎山經地志史家之書也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泰山之必當有志重于天下山經地志遠矣況以我

朝
列聖御蹕時巡登祭之典天章之富照耀山嶽垂示
萬禩哉前明歙汪子卿作志旣詮序混淆而查志隆
之重修岱史宋燾之泰山紀事蕭協中之泰山小史
以及
國朝林杭學之泰山輯瑞集皆疎畧淺陋不足以紀
岱宗余於乾隆五十九年奉
命視學山左試泰安畢登岱覽其勝又徧拓其金石
文字爲金石錄而岱志之舉尚望諸鴻通博覽之君
子今休寧金太守棨來守泰安訟簡民和歲時豐稔

遂乃窮圖經之幽邃憫舊志之殘缺實始爲修志之
舉本聶欽泰山道理記金石記朱孝純圖志而廣徵
典禮博採貞珉作紀三卷圖一卷志十卷記五卷敘
錄一卷總爲二十卷經始於乾隆乙卯告成於嘉慶
戊午余喜得其書而盡觀之序述賅備體例謹嚴兼
史家之三長考地理于千古善乎何異以古今爲經
緯爲岱宗勒成一史乎元舊爲封泰山論一篇令太
守亦刊于卷中武斷之論不足以質當世然爲泰山
志發凡原始或有取焉

焦山定陶鼎考

西漢陶陵鼎以漢慮俿尺度之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棱繞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隃麋陶陵共厨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汧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隃麋陶陵共厨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汧共厨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案漢書地理志隃麋汧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隃麋侯續漢書郡國志作渝麋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

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之陶卽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隃麋汧二邑合共此器故曰共厨銅鼎鍾鼎欵識漢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共厨金一斗鼎汾陰官鼎銘云汾陰共官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

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廚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爲小廚
裁足祠祀欵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
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當時共帶正
多不知何時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
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
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
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在
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
有周鼎若以漢鼎陪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爰以官
牘達之鎮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冊

于櫝繪圖榻欵鈐印紀之以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碑跋

漢高密鄭司農祠墓在濰水旁礪阜山下承祀式微不能捍采樵者濰沙乘風內侵其深及牆祠宇頹沒元率官士修之祠南門外積沙深遠遂改門東向植松楊行衆于西南以殺風勢修齊正殿改書木主增建旁屋三楹爲官吏祭宿地建坊書通德門以復孔文舉之舊祠外田廬號鄭公莊者三散振高密安邱昌邑三縣地鄭氏苗裔百數十人居之務農少文而

譜系世守猶可考擇其裔孫䥴書請於禮部劄爲奉祀生給田廬使耕且讀是役也掘沙之工半於土木趙商漢碑見于著錄今求之不得得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所撰碑搨其文讀之知承節之文乃兼取謝承諸史非蔚宗一家之學其補正范書昭雪古賢心迹非淺也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四寸文廿九行正書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勑於河南道訪察至高密因父老之請爲文文成未書碑而卒開元十三年八月密州刺史鄭杳始命參軍劉朏刻石于壟唐所刻石今無存賴金承安五年三月所重刻

知之據金石錄云承節碑乃雙思貞行書今金碑改爲正書例唐人書碑舊名然其文則皆因唐舊無所竄改元以范書鄭康成列傳校之傳先始通京氏易碑無先字傳東郡張恭祖碑作欽祖傳徵爲大司農及與袁紹之會數事碑皆次於與子益恩書前傳故太山太守應中遠碑作太山守傳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碑多周官無論語傳咨臨孝存碑作孝莊傳不爲父母羣弟所容碑無不字傳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碑省其文作大儒得意有所受焉傳乃歸供養碑作乃歸

鄉傳過閹尹擅勢坐黨禁錮碑載其事入銘辭中傳璟賢良方正碑作方正賢良傳公車再召碑作再徵傳其勗求君子之道碑無其字傳表所憤憤者碑作凡某所憤憤者傳亡親墳壟未成碑作吾親凡此異同比而核之可釋學者積疑蓋有三焉司農戒子益恩書乃歸老疾篤時事故宜在漢公車徵爲大司農及袁紹邀至冀州諸事後而范書反載書文於前使事蹟先後倒置一也所注儀禮周官禮記范書無周官案司農周官注完善無缺世所其學而范書遺之二也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

産爲父母羣弟所含容始得去則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書因爲父怒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三也至于易恭祖爲欽祖者金避顯宗允恭諱也孝存作孝莊者唐碑本行書石或剝落金時不省而誤存爲莊莊爲漢諱未有不避者其他異同與范書可互校正故急表而錄之以告同志鄭氏見宰相世系表北祖房官至婺州刺史劉朏亦見表彭城房官至汴州刺史

知足齋詩集後序

詩三百篇雅頌之作皆古名臣大儒之所爲也唐宋以來名臣大儒多有詩集詩者志也可以覘其志而不能揜詩者持也可以驗其所持而不可拔性情心術政績遭遇皆可於詩見之顧古人詩集雖多而賡颺之作究不能累牘纍見且古帝王有詩集者葢鮮即有之而與名臣大儒言懷論道之作更不多見是惟吾師大興朱公知足齋詩集爲最盛矣我師未弱冠入詞林與兄竹君先生競爽早被

高宗純皇帝任使敭歷中外

純皇帝深器德量

命直
上書房侍
皇上講誦有甘盤舊學之義焉方出使在外時
純皇帝嘗以
御製詩郵示往返命和褒錫甚渥
皇上望遠寄懷專爲師而發之歌詩者不下數十首
師亦皆賡雅音而敷至道都俞陳音何其盛也雖吾
師學邃行修得以際茲
隆遇實由
兩朝睿製曠古所無是以交慶

明昆微部成樂此集卷袟閒得以發其光華而極其
典重也元奉
命巡撫浙江師嘗以詩寄示爰請於師得授全集將
栞之於板師復命元選訂之元乃與及門陳編修壽
祺等共商刪存以癸亥年以前編爲二十四卷師之
詩閎中肆外才力之大無所不舉且直吐胸臆眞情
至性勃勃動人未嘗求肖於流派而自觀者衡量之
實於杜陵昌黎爲尤近刻既成欣聞甲子春
皇上繼美
前徽臨幸翰苑師之資最深且掌院事

恩加太子太傅領袖清班極一時詞臣之榮遇西園東壁撰獻之作必多甲子後之新編更應美富古名臣大儒之專集未有盛於此者然覽者當知吾師之志與師之所以持庶幾於雅頌間求之矣

菣厓考古錄序

鍾君菣厓甘泉人名褱長于余三歲余年十七時與君同受經于李晴山先生之門君居二郎廟蔬田之西左倚碧城右依綠圃花晨月夕每相過論文史嘗雪後泛舟衝寒敲冰至小香雪後山又嘗翦燭作詩于海棠花下舊遊回如昨也予入京師後菣厓以讀

書自娛耿介謹厚以敦行自勉殊不汲汲于科名歲甲子年四十四始受知于諸城劉學使舉優行生員明年秋余以丁憂歸揚州君適病病遽卒余在苫次未得見君傷哉又明年余從君子葵嘉索君遺書令其就正于執友焦君里堂里堂爲寫錄之成四卷更爲墓銘余遂栞之于板以付葵嘉少暇當再錄其詩續入英靈集也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蕭山毛檢討以鴻博儒臣著書四百餘卷後之儒者或議之議之者以檢討好辨善詈且以所引證索諸

本書閒有不合也余謂善論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長而正其誤若苛論之雖孟荀無完書矣有明三百年以時文相尚其弊庸陋謭僿至有不能舉經史名目者

國朝經學盛興檢討首出于東林蕺山空文講學之餘以經學自任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實學頓起當是時充宗起于浙東朏明起于浙西寗人百詩起于江淮之閒檢討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論不相下而道實相成迄今學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書授徒之家數十視檢討而精核者固多謂非檢討開始之功

則不可檢討推溯太極河洛在胡朏明之先發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詩駁申氏之僞于春秋指胡氏之偏三禮四書所辨正尤博至于古文詩詞後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而檢討猶不欲以留于世則其長固不可以一端盡矣至于引證閒有訛誤則以檢討彊記博聞不事翻檢之故恐後人欲訂其誤畢生不能也我

朝開四庫館凡檢討所著述皆分隸各門益重之也余督學兩浙按試紹興府說經之士雖不乏人而格于庸近者不少陸生成棟家藏西河全集刻版請序

于余因發其誼于卷末俾浙士知鄉先生之書有以通神智而開蒙塞人書一編以敎子弟所藉以興起者較之研求注疏其取徑爲尤捷余曩喜觀是集得力頗多惟願諸生其置案頭讀之足勝名師十輩矣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先生舉鴻博科已官庶常不與試擬進二賦抉漢志唐志之微與試諸公皆不及精通經史故也予視學至鄞求二萬氏全氏遺書及其後人慈谿鄭生勳奉先生經史問答來往返尋繹實足以繼古賢

啟後學與顧亭林日知錄相埒吾觀象山慈湖諸說以空論敵朱子如海上神山雖極高妙頃刻可見而卒不可踐萬全之學出于梨洲而變之則如百尺樓臺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成噫此本朝四明學術所以校昔人爲不悍迂遠也

南江邵氏遺書序

餘姚翰林學士邵二雲先生以醇和廉介之性爲沈博邃精之學經學史學竝冠一時久爲海內共推無俟元之縷述矣歲丙午元初入京師時前輩講學者有高郵王懷祖興化任子田暨先生而三元咸隨事

請問捧手有所授焉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學之正傳博聞強記於宋明以來史事最深學者唯知先生之經未知先生之史也於經則覃精訓詁病邢昺爾雅疏之陋爲爾雅正義若干卷發明叔然景純之義遠勝邢書可以立于學官在

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緝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先生又曾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亦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譌欲刪傳若干增傳若干顧皆未見其書今先生久卒於官所著書惟爾雅注疏先已栞行今令子秉華等復

栞南江札記四卷南江文鈔若干卷次第皆成尚有南江詩鈔十卷韓詩內傳考一卷舊五代史考異宋元事鑑攷異大臣諡跡錄方輿金石編目若干卷未栞將次第栞之以貽學者元旣心折於先生之學行又喜獲交於令子秉華能輯先生之書俾元受而讀之得開先生未罄之緒論也謹記數言以諗同學者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西莊先生編定詩文全集四十卷既成屬元爲之序先生自歸田後以經術文章發海內者數十年大江南北承學之士知究心經術者實奉先生與竹汀少

詹爲歸焉古來爲才人易爲學人難先生少歲入詞
館出使車聲華爛然旣而杜門著述今全集告成元
尤幸得先覩先生生平論詩以風人爲主在唐如王
溪飛卿不失溫柔敦厚之旨宋元古法漸失矣先生
詩上耆法六朝次亦確守三唐規範以視世之抱韓
尊蘇者超然遠焉先生之文紆徐淳厚用歐曾之法
發鄭服之學凡序記論說考議諸體皆高視今古天
台齊宗伯稱其爲文不名一體各造極非虛言也
夫漢人治經首重家法家法亦稱師法前漢多言師
法後漢多言家法至唐承江左義疏惟易書左氏爲

後起者所奪其餘家法未嘗亡也自有破樊籬者而家法亡矣以先生之才倘吐納衆家自闢堂奧安知詩文不將駕唐宋而上也乃斤斤守古不背厥宗者蓋深感家法之亡而于詩文寓其轍耳然當涵濡既久其遠之者守古之法無守古之蹟濅濅乎周秦漢魏之間又足爲私心自用者關其口而奪其氣則才學之卓絕所以矩範後來者豈淺末之可窺測哉元學術媿未成立何足以知先生幸得序先生之詩文闡明先生確守家法之意挂名簡端有榮施焉元和蔣氏徵蔚最服膺先生其與元言先生者甚詳今因

蔣氏之歸書此質之先生不識先生以爲知言否也

于忠肅公廟題壁記

于忠肅公於明室有再造功以徐石奸誣故遇害元在京師聞餘姚邵學士晉涵云嘗見明景泰間通政司舊冊內署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惜其年月未能記憶元以此語仁和孫御史志祖御史云英宗不當復辟則景帝之易儲亦未爲過惟景帝疾篤時公若上疏請復沂王爲太子而景帝從之則仁至義盡何致有徐石之事豈學如忠肅見不及此然則邵學士所見通政司舊冊有于某一本爲太子事者當

不在易儲之日而在請復沂王之時斷斷然矣文氏漫鈔謂憲宗於忠肅褒䘏之典有加憲宗會見公手疏之故斯言更可證矣此前賢未彰之事特為揭之

西湖詁經精舍記

聖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為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為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于督學浙江時聚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詁

百有八卷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
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精舍者漢
學生徒所居之名詁經者不忘舊業且勗新知也諸
生請業之席則元與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菴兗沂
曹濟道陽湖孫君淵如迭主之諸生謂周秦經訓至
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於舍孫君曰非汝南
許洨長則三代文字不傳於後世其有功于經尤重
宜並祀之乃于嘉慶五年五月巳丑奉許鄭木主于
舍中群拜祀焉此諸生之志也元昔督學齊魯修鄭
司農祠墓建通德門立其後人是鄭君有祀而許君

之祀未有聞今得並祀于吳越之間匪特諸生之志亦元與王孫二君之志謂有志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其實者去古近也許鄭集漢詁之成者也故宜祀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樓生徒或來遊息於此詩人之志登高能賦漢之相如子雲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爲文者尚不可以昧經詁况聖賢之道乎

金沙港三祠記

西湖孤山六一泉之三祠權輿于前明南關權使陳

公謂元祀熹懷兩朝諸賢我
朝太守張公奇逢復祀列代名賢于左廡分正氣先覺兩堂又于西廡移前太守李公祀之則又遺愛堂之權輿也鄉之人乃建遺愛堂奉相國李公之芳等并附祀鄉賢孝義之士故先覺較多此三堂之始末也乾隆間胥吏修六一泉改堂廡為佛宇遂以數百粟主納諸兩序外夾室中地極湫隘吾師大興朱公會倡修之刻碑書名今屋與主又且朽壞不可收拾且地狹甚亦不能廓之也金沙港有大閣數楹甚宏敞元遂有改遷之舉因舊祀之人無定例集詁經精

舍諸生議之諸生言多可采而議各殊 元遂以己意定之曰正氣之言始于楚辭遠遊而文丞相正氣歌實發明之非有死節至行如文山者不得與也先覺之言始于孟子在畎畝則樂道任天下則覺民非有任事如阿衡者不得以類從也遺愛之言始于孔子之泣子產非有功德及浙民如鄭僑者不可也 元今所定金沙港之三祠較之六一泉有互遷者有除祀者有增祀者六一泉正氣閣列漢嚴公光唐褚公遂良宋公璟張公巡許公遠顏公眞卿郭公子儀李公泌陸公贄白公居易宋林公逋范公仲淹歐陽公修

蘇公軾岳公飛韓公世忠洪公皓葛公邲文公天祥
徐公應鑣明方公孝孺高公遜志于公謙孫公燧邵
公經邦萬公燝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袁公化
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高公攀龍周公順昌周公起
元繆公昌期李公應昇周公宗建黃公尊素劉公鐸
丁公乾學夏公嘉遇林公日瑞陳公士奇崔公文榮
馬公如蛟劉公熙祚衛公景瑗朱公之馮范公景文
倪公元璐李公邦華汪公偉王公家彥孟公兆祥周
公鳳翔施公邦曜淩公義渠吳公麟徵馬公世奇劉
公理順申公佳胤陳公純德吳公甘來王公章陳公

良謨許公直成公德金公鉉蔡公懋德孟公章明蔺
公剛中陳公龍正劉公宗周祁公彪佳黃公道周余
公煌黃公端伯陳公潛夫王公道焜陳公子龍夏公
允彝陸公培楊公廷樞黃公淳耀顧公咸建吳公爾
壎姚公奇胤吳公聞禮葛公寅亮張公煌言朱公拱
辰
國朝朱公昌祚范公承謨陳公冊赤葉公映榴劉公
欽鄰馬公瓔高公咸臨錢公楞耶公斗金錢公嘉倫
徐公尚介王公萬鑑徐公修一百五人令攺嚴公光
郭公子儀陸公贄林公逋歐陽公修葛公郯邵公經

邦陳公龍正葛公寅亮皆歸先覺堂正祀徐公修歸
先覺堂旁祀宋公璟李公泌白公居易范公仲淹蘇
公軾韓公世忠朱公昌祚皆歸遺愛堂六一泉先覺
堂列宋趙公抃楊公時張公九成王公十朋呂公祖
謙楊公簡元仇公遠明宋公濂方公孝孺王公琦姚
公夔陳公選章公懋李公明宋公應昌王公守仁盧
公雍盧公襄茅公瓚茅公坤凌公立高公儀勞公永
嘉陳公善柴公祥凌公登名凌公登瀛楊公廷筠張
公懋忠王公思任陳公雲渠張公蔚然洪公瞻祖李
公元暉李公之藻李公流芳陳公肇盧公復柴公應

槐盧公昊盧公璋劉公宗周翁公汝遇閻公啟祥閻
公啟禎柴公紹煇柴公紹勳郭公嗣汾郎公兆王徐
公倘勳艾公南英章公國佐柴公世埏吳公大沖錢
公喜起徐公繼恩徐公復儀張公元徵吳公之龍嚴
公調御嚴公武順嚴公敕宋公賢徐公恕張公元
國朝茅公起龍淩公萃徵陳公晉明汪公澄汪公渢
陳公麗明徐公繼聖張公遂辰張公嵩朱公之錫胡
公寶趙公廷標高公倎虞公穆吳公鑛詹公惟聖徐
公旭齡嚴公沆顧公豹文嚴公曾榘洪公秉銓洪公
吉臣盧公琦盧公璉徐公瀚汪公霦虞公鈖應公撝

謙王公修玉柴公紹炳陸公圻陳公廷會胡公介張
公右民章公士斐陳公祚明陸公嘉淑吳公震衞俞
公時篤王公至健陸公堦陸公埕孫公浣思王公佑
賢陳公張相陸公繁弨盧公之頤宋公鼎銓張公鱗
嚴公曾槼沈公近思柴公謙張公緝甫郎公廷泰汪
公廷俊項公日永章公戩功章公撫功陳公曾篁陳
公曾毅盧公鋌盧公炬洪公福星陸公進金公号跂
宋劉公号何寶劉公萬祺周公号于宣章公号長玉
趙公号梓水章公号程伯方公櫂周公拱辰趙公号
遜志張公元吕陳公季方盧公必陞趙公啓祐吕公

蘭一百四十四人今改徐公復儀入正氣閣改盧公
襄入遺愛堂方公孝孺劉公宗周本在正氣閣茲重
出除之其栗主事蹟未經考得者正氣閣之朱公拱
辰先覺堂之洪公禴星金公跋宋劉公何實劉公萬
祺周公于宣章公長王趙公梓木章公程伯趙公遜
志張公元呂十一人製成木主而別藏之樓側俟考
得再列之左右今暫除之六一泉遺愛堂列明周公
新王公世貞王公在晉薛公應旂樊公艮樞李公文
奎陳公仕賢甘公士价張公延登劉公一焜許公豸
陳公謂元

國朝馬公如龍李公之芳金公鋐王公騭趙公士麟王公國安崔公爾仰鄭公開極周公清源顏公光斅金公之俊胡公作梅彭公始搏馬公豫于公敏中趙公宏燦王公世臣傅公澤淵高公熊徵張公奇逢李公斿德通判王納公興安黃公在中三十六人舊碑附載項公景襄田公逢吉張公希良遲公惟培李公鐸吳公垣五人今改項公景襄入先覺堂金公之俊通判王二人除之其定爲增祀者于正氣閣增宋張公憲阜公敬沈公鍊翁公鴻業顧公王家許公文岐王公鍾彥宋公天顯于公騰蛟翁公之琪楊公振熙

吳公正道王公志端王公纘爵趙公景和徐公石麒
張公國維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陳公函煇
朱公大典傅公巖俞公元良都公廷諫湯公芬周公
允吉二十七人于先覺堂增晉謝公安宋沈公括宗
公澤趙公汝愚朱文公熹王公應麟元許公謙明商
公輅
國朝固山貝子公福喇塔陸公隴其十八人于遺愛堂
增唐李公德裕明胡公宗憲阮公鶚戚公繼光
國朝張公鵬翮趙公申喬朱公軾李公衛八人或曰
互遷之義既以孔孟文山之義律之矣增也除也有

定例平日無之六一泉之三祠以先覺爲稍濫其間至有不可考其名籍者姑以有其舉莫敢廢之義多存之而以實不愧爲先覺者爲南向正祀有事功者爲西向旁祀有學行者爲東向旁祀其三祠主之位次舛亂者爲釐正之并恐標舉其爵秩增者不勝其增今則以已意所最重者增之未必盡符乎人意也如以爲未善則俟後之能修建者增損之此金沙港三祠之事也三祠共爲大閣五楹閣之上南向爲正氣閣北向爲遺愛堂閣之下南向爲先覺堂北向則水榭與花神廟隔水相向其工畢于嘉慶八年夏六

月浙江巡撫前浙江學政揚州阮元刻碑記之并列
序今所定三堂名位于碑後董斯事者鹽庫大使費
縣許元仲書丹者錢唐高塏

荆州窖金洲考

荆州江陵縣南門之外大江之中有洲俗名窖金乾
隆五十三年荆州方城大隄潰水入城大學士阿文
成公來荆州相度江勢以爲此洲阻遏江流故有此
潰乃于江隄外築楊林嘴石磯冀挑江流而南之以
攻其洲之沙今三十年矣元來閱荆州兵兼閱江隄
訪自造磯後保護北岸誠爲有力但不能攻窖金之

沙且沙倍多於三十年前矣昔江流至此分爲二一行洲南一行洲北今大派走北者十之七八洲南夏秋尚通舟冬竟涸焉議者多所策余曰無庸也惟堅峻兩岸隄防而已此洲自古有之人力不能攻也豈近今所生可攻而去之者耶考北魏水經注曰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逕江陵縣平聲南縣江有洲號曰枚迴洲江水至此兩分而爲南北江據此知此洲卽古枚迴洲也沮口今在萬城隄卽古方城宋荆南置制使趙方之子葵守方城避諱改方又訛爲萬外沮水入江之口千古不改枚迴洲在沮口之下江陵之南指地定名非此洲而何況沈約宋

書毛佑之擘桓元于江陵枚迴洲斬之是晉宋至唐皆有此洲特今俗易其名耳百數十年後安知江之大派不又行洲南耶姑存余言以諗來者或謂荆江舊有九穴今惟南岸虎渡口調絃口二穴尚通北岸郝穴等口皆塞議開各穴口以分江流此又不知今昔形勢之不同也虎渡調絃二口之水所以入洞庭湖也春初湖水不漲湖低于江江水若漲則其分入湖也尚易若至春夏間洞庭湖水已漲由岳州北注于江則此二口之水入湖甚微緩矣若湖漲而江不甚漲之時則虎渡之水尚且倒漾而上至公安安能分洩哉余于丁丑立夏後親至調絃察其穴水平緩竟有不流之勢矣至于郝穴則內低於外更無可開之理惟冬洩內水于外尚便利耳

江隄說

古江自岷山導源會漢分三江入海故其就下甚暢

然其夏秋間挾泥載沙渾流而下幾與黃河無異巴蜀漢中陜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之地方千萬里泉源雨潦刷滌于巖壑坡陀之間掘發于隴畝溝渠之外臓泥細沙流入長江洪波大瀾皷之東下晉以後先淤塞浙江之南江唐以後又淤塞高淳之中江今惟有揚州北江一江而已金焦兩山之東在漢皆爲大海唐以來漸淤漸遠今遠至海門外數百里矣揚州江都縣之瓜洲唐在江心今連平陸矣焦山北之佛感洲康熙間始漸淤高今成大鄉矣凡此江尾海頭所淤之新地皆江漢上游之泥沙所積而成之者

也自荆州下至江南兩岸皆隄隄內民田古高于江今則江高于田者蓋因有田之處皆築隄以防水水所不到泥沙亦不得而淤之使不築隄以防之則隄內之地歲淤分寸之泥百年亦必積丈尺之土久高于江矣故江水之所以日高者三江塞其二且江南海口之遠也江愈高田愈低隄愈險誠末如之何矣黃河由大梁宋曹入淮北日見其高亦安東以下淤遠故也河若北行泛濫岱北若南下則淮揚之間積土矣故河必使中行雲梯關尤爲難治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廣州省城南海中有大虎山爲內外適中扼要之地

昔人未於此建礮臺者以其東南彌望皆水漫無邊東故也余於丁丑冬閱虎門水師乘兵船出零丁雞頸諸外洋遍觀內外形勢及澳門夷市而歸乃擇於大虎山築建礮臺或曰山前彌望皆水若賊船不近山豈能招之使來受礮耶余曰此即昔人所以不於此建礮臺之故也豈知水雖瀰漫而沙厚積於遠水之底外潮內江急水深泓所濬滌而行者皆近此山之根爰乘小舟親測之近山者其深數十丈若遠至百丈以外漸淺矣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築臺周一百廿丈高丈八尺女牆三十六 神廟藥局兵房與

其置大礟自七千斤至二千斤者三十位發之能擊三百丈之外此無異對面有山逼而東之使近出此山之前也此臺之外有沙角礟臺爲第一門戸進而橫檔鎭遠爲第二門戸此大虎爲第三門戸又於大虎之內新建獵德大黃二礟臺爲第四門戸方今海宇澄平無事於此此臺之建聊復爾耳然安知數十年後不有懼此臺而陰弭其計者數百年後不有過此臺而叵取其敗者又若山之內山之外或淤高而耕爲田或濬深而改其道則亦未能預料矣爰爲銘曰

嶺南薄海虎門洞開乘潮立壁馮山起雷聲威所擊無堅不摧波恬風偃巍巍乎此臺

通鑑訓纂序

北宋學者當推司馬溫公于經史皆最淳正公于經未有成書僅成類篇小學一書若以公之識力開宋之經學則其流派必更淳正矣公于史成資治通鑑通鑑之後爲此學者若王應麟之地理史炤之音釋司馬康之釋文胡三省之注嚴衍之補皆于此書爲有功至于溫公當日領袖羣賢博采載籍斟酌異同棄取裁截後之學者望洋而歎幾不盡知其所由來

安能全見其命意之所在且其中有無差異又安能是正乎江君鄭堂專治漢經學而子史百家亦無不通于通鑑讀之尤審就己意所下者抄成資治通鑑訓纂若干卷皆取其所采之本書而互證之引覽甚博審決甚精昔胡梅磵等未能通經故僅立乎史之後今江君由經于百家而及于史益立乎史之前譬如挽十鈞之弓者更挽百斤之弓裕如矣使具此精力學識在彼之時溫公必引置劉范之右此江君所以有古人不見我之恨也

史炤通鑑釋文跋

通鑑釋文宋史炤撰炤字見可眉州人嘗爲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其曾祖淸卿爲縉紳所宗蘇氏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資治通鑑釋文在宋時舊有二本一爲司馬公休注刻於海陵郡齋者名爲海陵本一爲史炤撰爲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版行以釋文附注本文之下者名爲龍爪本自龍爪本行而海陵本廢自胡三省本行而龍爪本又廢直齋書錄解題稱公休名康爲溫公之子史炤之書與公休大略同而加詳焉炤蓋因其舊而附益之然則炤書本是康注宜得涑水蕃書遺意乃三省作辨誤擿其一

二鈌失詆史者且以詆康未免太過三省以地理名家而小學不甚究心大率承襲史氏舊文偶有改易輒成鋘漏此本近代藏書家鮮有著錄惟吳門蔣氏有宋槧本前有紹興三十年三月左朝散郎權發遣黎州軍州主管學事縉雲馮時行序與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卷數相同王海稱其紹興三十一年上則當日固進之於朝不可以胡氏一家之言而絀之也

四史疑年錄序

書之性近於史史傳中遙遙華胄瑣瑣姻亞常娓娓

言之欲於史有所請業予檢錢辛楣先生疑年錄付之曰曷廣求之書之乃由兩漢迄于兩晉求之得數百人寫成七卷其中如因張湯之母而推湯傳周陽侯侯上脫懿字顏師古誤爲趙兼因曹大家傳而推知文選東征賦永初有七爲永元有七之訛等事頗有証據至於沈約之書則尙未能從事予曰南北朝以後書籍漸多是須博覽未可但據正史此非婦人所能勿勉强爲之反多遺漏也

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寧波范氏天一閣巋然

獨存其藏書在閣之上閣通六間爲一而以書厨間
之其下乃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乾隆間
詔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寫其書入
四庫
賜以圖書集成亦至顯榮矣余自督學至今數至閣
中繙所藏書其金石搨本當錢辛楣先生修鄞縣志
時即編之爲目惜書目未編余於嘉慶八九年間命
范氏後人登閣分厨寫編之成目錄一十卷十三年
以督水師復來寧紹台道陳君廷杰言及之陳君請

觀其目遂屬府學汪教授本校其書目金石目並刻之刻既成請序焉余聞明范司馬所藏書本之于豐氏熙坊此閣構于月湖之西宅之東墻圍周迴林木蔭翳閣前略有池石與闤闠相遠寬閒靜閟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又司馬沒後封閉甚嚴繼乃子孫各房相約為例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擯逐不與祭其例嚴密如此所以能久

二也夫祖父非積德則不能大其族族大矣而不能
守禮讀書則不肖者多出其間今范氏以書爲教自
明至今子孫繁衍其讀書在科目學校者彬彬然以
不與祭爲辱以天一閣後人爲榮每學使者按部必
求其後人優待之自奉
詔旨之褒而閣乃永垂不朽矣其所以能久者三也
觀察刻目錄既成卽以板畀其後人庋閣下甚盛舉
也余更有望者此閣所藏五萬三千餘卷皆明天啟
以前舊本若明末暨
國朝之書概闕焉范氏子孫若有能繼先業而嗜典

籍者以裒藏繼之則書益以富矣且閣不甚高敞木
亦漸朽新而增之不益韙歟又案甬上耆舊傳曰范
欽字堯卿嘉靖十一年進士知隨州有治行遷工部
員外郎時大工頻起武定侯郭勛爲督勢張甚欽以
事忤之勛譖于帝下獄廷杖知袁州大學士嚴嵩其
郡人也嵩之子世蕃欲取宣化公宇欽不可世蕃怒
欲斥之嵩曰是抗郭武定者踣之適高其名遂得寢
稍遷按察副使備兵九江歷遷副都御史巡撫南贛
擒勦賊李文彪平其穴疏請築城程鄉之濠居村設
一通判以消豫章閩粵之奸復攻大盜馮天爵斬之

遷兵部右侍郎解組歸張時徹居大山亦里居人稱
爲東海三司馬欽築居在月湖深處林木翳然性喜
藏書起天一閣購海內異本列爲四部尤善收說經
諸書及先輩詩文集未傳世者浙東藏書家以天一
閣爲第一卒年八十三四庫並錄之以見司馬事實又
黃梨洲先生有天一閣藏書記亦錄而刻之於卷首

擘經室二集卷八

奉

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我

皇上御極之九年山東巡撫臣鐵保采輯八旗詩進

呈乙覽蒙

皇上錫名熙朝雅頌集

製序以弁其首誡

聖代之大文藝林之盛事也隨經鐵保奏請命臣刊

刻并恭撰跋語於後奉

旨俞允臣不勝欣躍榮幸之至伏讀
御製序文仰見
皇上於右文成化之中兼肄武習勤之意敬
天法
祖垂訓諄諄以品端心正爲先公忠體國爲尙凡茲
臣僕獲覩
宸章無不感激奮興謁圖自劾何敢忘勞耽逸專事
謳吟我
朝
聖

聖相承勵精圖治
萬幾餘暇間及篇章
鉅製鴻編永垂奕禩涵濡既久自
天潢貴裔以及勳衛文武之臣或近侍
嚴廊或宣勞行陣或致身館閣或敭歷封疆皆能以
忠愛之忱發爲咏歌之什允宜蒐采勒爲成書茲鐵
保所輯自崇德辛巳後莫不詳加甄錄格取其正詞
取其眞百數十年間得書一百三十四卷自今以往
億萬斯年
景祚洪延

文明日啟則繼斯集而作者日益以富是書於嘉慶
九年九月開雕四閱月而工竣臣 幸躬逢其盛綴名
簡後祗遵
聖訓忠孝為本詞章為末
奎文示教日月長昭正不獨斯集之媲美賡颺和其
聲以鳴
太平之盛也已
恭注
御撰味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欽惟我

皇上傳堯舜周孔之學行內聖外王之道見諸政治
四海安平十年於茲矣巍巍乎
帝德
帝學煥乎久著于文章哉臣元伏讀
味餘書室隨筆乃于
御製文之外別成一書者其中發經史之至理持政
教之大端愷切肫誠非唐太宗帝範所能企及然唐
臣賈行韋公肅尚有帝範之注其詳見于
四庫書提要臣愚以爲我
大淸之治上掩漢唐臣雖譾陋素

皇上之教任使內外于唐臣賈行等亦未敢多讓是

以細繹

皇言敬爲之注

味餘書室隨筆二卷共五十二章第一章論五常之性以和爲貴涵養太和歸于中正第二章論爲政之道必資賢才禮善遠佞立法萬世第三章論天道好生治民尚寬敬敷五教以振君綱第四章論代天宣化不可違時謹持小節以杜後源第五章論用賢則治任邪則亂開元初政姚宋皆賢第六章論心平氣和感通天地天下民安本于君身第七章論正已之

道大公無我積善存誠物來畢照第八章論臣道忠純學須寧靜諸葛儒者優於管仲第九章論智者通方先濬心源仁者愛物先培元氣第十章論安民之道在于知人平天下者先致其知第十一章論安民之道勿妨農時損上益下行政施惠第十二章論至誠之功悠久不已朝乾夕惕推誠布公第十三章論奉天治民本於至公臣竭其誠民心悅服第十四章論五倫達道皆止于善無過不及合乎中庸第十五章論易道首乾健行不息不驕不憂存理屏欲第十六章論除暴用兵乃不得已武王七德秦楚反之第

十七章論晉獻內亂五易其主晉文雖譎尙扶舊業第十八章論晉悼八國六官得人後世失權三家分晉第十九章論舜禹大聖好問拜言文王皇華使獲五善第二十章論利用正德幅富安貧義利之辨必遵大學第二十一章論君臣威儀本於禮意傲刻侈佚民不畏愛第二十二章論晏嬰溥利申韓墟國欲得正言先擇仁人第二十三章論川澤容物天地覽大光武豁達德宗猜忌第二十四章論好惡之正與民同之中和而仁不拂其性第二十五章論禮爲儀本儀爲禮末禮主于敬行之以和第二十六章論君

子之道和而不同小人逢迎辨之宜早第二十七章論春秋書法懲惡重名君子保名思義循實第二十八章論黃鍾之數萬事根本聲律身度天地合德第二十九章論禹謨三事培養惟和藏富于民乖戾不生第三十章論洪範八政治國澤民五事三德以建大中第三十一章論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剛柔得中仁不犯順第三十二章論取民有制重斂必亡民足君足保安國本第三十三章論仁取仁守卜世縣長秦用凶德二世而絕第三十四章論天人相與無非一誠人倫日用自成之極第三十五章論貧賤飢渴

不可害心鑒小養大取義舍利第三十六章論名器
不假僭竊不生出信制禮威福無作第三十七章論
稼穡艱難民生死無逸重農知民之依第三十八
章論天下要塞據于形勢地利所在尤重人和第三
十九章論才智不同皆宜勤學小人不學亂所由生
第四十章論皇矣九德作事無悔正修治平子孫賴
之第四十一章論大舜諸孝朱均自棄彝倫心性違
人合天第四十二章論用人行政敬天澤民勤則不
匱怠則失之第四十三章論官人用賢尤在察好有
如石顯林甫安石第四十四章論德過于才可以大

受有才者敎恃才者敗第四十五章論思不出位各盡其職克去己私不驕不倍第四十六章論易道研幾成天下務聖人至誠極之于深第四十七章論天地萬物皆本至誠人欲不閒久道化成第四十八章論民心所存即爲天命畏天敬天畏民勤民第四十九章論惟博故厚惟高故明悠久不息參贊化育第五十章論顯仁藏用內外如一宅心寬仁愼獨宥密第五十一章論德無小大但分體用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第五十二章論憂民救民作民父母聰明誠信恭己盡天以上五十二章皆九經四書之正道名言

廿二史通鑑之治理大義諸子百家大學衍義等書無所不包誠由

皇上文學淵博深于古文之法故氣盛理明所舉經籍如萬斛泉源隨地涌出而物之大小畢浮以臣學殖淺薄雖博為引證猶多舛漏未能發明

聖製於萬一謹錄成二冊恭呈

睿鑒 臣曷勝惶悚戰慄之至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欽惟我

皇上稽古右文

恩教稠曡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
特命如
內廷四閣所藏繕寫全冊建三閣於江浙兩省
諭士子願讀中祕書者就閣傳寫所以
嘉惠藝林
恩至渥教至周也四庫卷袟繁多嗜古者未及徧覽
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
士鈔錄尢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浙
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啟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轉
鹽運使司臣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

恭發
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鮑士恭等咸
願輸貲鳩工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工竣學政臣阮
元本奉
命直
文淵閣事又籍隸揚州揚州大觀堂所建閣曰
文匯在鎮江金山者曰
文宗每見江淮人士瞻閱二閣感
恩被教忻幸難名茲復奉
命視學兩浙得仰瞻

文瀾閣於杭州之西湖而是書適刊成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由此得以津逮全書廣所未見

文治涵濡歡騰海宇豈有既歟臣是以敬述東南學人歡忭感激之忱識於簡末以仰頌

皇上教化之恩於萬一云爾

瀛舟書記序

予于嘉慶四年冬奉

命撫浙其時閩浙海盜則有安南大艇幫四總兵三十餘艘鳳尾水澳蔡牽三幫各六七十艘箬橫小幫浙盜二十餘艘予造巨艇大礮尚未成而五年六月

神風助順乘風勒兵擊之安南巨盜五六千人及土盜小船全蕩平于台州松門四總兵溺死者三礫死者一奉
旨以總兵敕印擲還安南王阮光纘光纘言但令總兵巡海不慮其入浙爲盜上表謝罪自後安南夷冠不復入浙六年巨艇成鳳尾水澳箬橫三幫以次擊滅此三鎭大船大礮之力然蔡牽尚竄于閩浙閒也七年冬蔡牽遂被浙兵剿逼惟餘二十四船遁閩詐降繼而得橫洋大艇始往來於臺灣其始往臺也蓋爲避兵船之計繼而在臺劫得船米會合粵盜朱濆

遂復入內海與兵船相抗以致溫州胡總鎮在閩被害繼且過臺上岸攻城矣十年夏余以喪去官其時蔡牽尚在閩續出之黃葵幫已於十年春在玉環投誠所餘者和尚秋等三五小釣船而已然蔡逆未能殄除有負

國恩且恨且憂疚心靡已十二年息影于雷塘墓廬偶檢數年來辦兵事之書記稿本流連翻閱其閒調度兵船獎飭鎮將製造船礮籌畫糧餉諸舊事一一如在目前且其閒有可憂者可喜者可憤者可哭者有與提督蒼公保李公長庚商籌者亦一一如在目

前回憶當時每發一函出一令皆再三謀慮而爲之有自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而自爲改訂者筆墨之蹟如蠅如繩以之覆瓿殊爲可惜因破十數日工删其繁存其要授寫書人錄爲六卷存之家塾俾將來覽者知我苦心而已弟仲嘉别有洋程筆記二卷歷敘兵船盜船往來勦獲起滅之事亦頗詳明可與此相輔因附錄于後丁卯二月

洋程筆記序

元前任浙江巡撫數年中蕩平夷寇等事有案牘冊籍可稽弟亭因采之爲洋程筆記二卷元奉諱家居

時有李忠毅公之事蔡逆愈猖獗攻臺灣立偽號稱王元復任浙撫時張阿治投誠後蔡逆乃族滅亭復有後記一卷臣敬讀

皇上御製詩集中庚午春勝聯句詩注云浙洋土盜鳳尾水澳箬黃各幫在蔡牽之前最為猖獗撫臣阮元派合總兵岳璽等督兵四處搜捕探知箬黃幫匪在太平縣屬之狗洞門等處遊奕肆劫因飭舟師出其不意于夜半迅駛抵彼直前攻擊鎗礮齊施轟斃無數牽獲盜船十二隻生擒盜首江文五等一百七十餘名箬黃幫自此勦滅始洋匪之滋擾浙省者安

南夷艇為尤甚夷艇本巡夷洋乃私入浙境之松門勾結水澳鳳尾各幫屯聚伺劫阮元駐師守捕先散布閒諜令其互相猜忌水澳一幫旋即駛退因籌兵進剿適颶風驟起賊船百數十號俱簸蕩擊撞覆溺無算官兵乘勢奮擊賊棄船登山悉就擒戮餘匪漂出外洋經阮元飛檄各鎮向遼遠島嶼遍行搜捕盡滅艇匪及鳳尾二幫由是安南夷不復為患而土盜亦日漸零星矣海洋積年首逆稔惡稽誅惟蔡牽為最朱濆次之朱逆由粵竄閩伺剿匪船四十餘隻經許松年等追入粵界在南澳長山尾洋面督兵奮擊

守備黃志輝坐船撞翻大賊船一隻並焚燬牽獲多
船殺賊無算餘船潰竄廣澳外洋探確該逆已于此
次被礟轟傷旋卽斃命蔡逆窮蹙日久剩船十餘隻
竄逃浙江之魚山外洋王得祿邱良功約會閩浙師
船躡蹤追及闖幫擊散各匪浙師專注逆船極力追
剿直抵溫州黑水外洋兩省舟師合圍火攻燒壞逆
船舭邊尾樓王得祿用坐船乘勢衝去斷其後舭逆
船遂沈該逆同伊妻被浪捲沒夥衆盡散淹斃二逆
罪惡貫盈先後殄除人心大快閩浙兩省自朱渥張
阿治投誠後全境俱已肅淸而粵省尙剩烏石二一

幫方郭學顯投首時該匪亦有乞降之請經百齡奏聞奉旨查明伊等果出自至誠即照郭學顯之例辦理奈該匪自外生成意存擕貳竟以乞降爲緩兵之計仍敢連艅伺擾圖劫村莊百齡知其怙惡狡詐飭令舟師探剿躡至儋州洋面該匪船三十餘隻正欲駕逃兵船驟集奮力圍攻將該匪及家口全行擒縛幷擒首夥烏石大烏石二鄭耀章楊片客等百數十名餘匪殲滅無遺自此鯨鯢翦盡海不揚波陬澨騰歡共樂承平之宇矣臣元幷敬錄冠于兩記之首戊寅六月

淮海英靈集序

吾鄉在江淮之間東至于海漢唐以來名臣學士概
可考矣我
國家恩教流被百餘年名公卿爲
國樹績其餘事每託之歌詠節臣孝子名儒才士畸
人列女輩出其閒雖不皆藉詩以傳而鍾毓淳秀發
于篇章者實不可泯元幼時即思輯錄諸家以成一
集而力未逮入都後勤于侍直亦未暇及此乾隆六
十年自山左學政奉
命移任浙江桑梓非遙徵訪較易遂乃博求遺籍編

于十二邑陳編盈稾列滿几閣校試之暇刪繁紀要效遺山中州十集之體錄爲甲乙丙丁戊五集又以壬集收閨秀癸集收方外虛己庚辛三集以待補錄曰淮海英靈者宋高郵秦少游嘗名其集曰淮海唐殷璠選唐詩亦曰河嶽英靈集矣書成雕板用廣流傳余之錄此集非敢取鄉先生之詩衡以格律而選定之也亦非藉己故詩人爲延譽計也廣陵耆舊零落百餘年矣康熙雍正及乾隆初年已刊專集漸就散失近年詩人刻集者鮮其高情孤調卓然成家者固多卽殘篇斷句僅留于敝簏中者亦指不勝數惡

求之猶懼其遺佚而不彰遲之又久不更替乎且事之散者難聚聚者易傳後之君子懷耆舊之逸轍采淮海之淳風文獻略備庶有取焉

廣陵詩事序

余輯淮海英靈集既成得以讀廣陵耆舊之詩且得知廣陵耆舊之事隨筆疏記動成卷帙博覽別集所獲日多遂名之曰廣陵詩事其閒有因詩以見事者有因事以記詩者有事不涉詩而連類及之者大指以吾郡百餘年來名卿賢士嘉言懿行綜而著之庶幾文獻可徵不致霝落殆盡且余生于諸耆舊百餘

年後亦藉此收羅殘缺以盡後學之責也退食餘閒檢付弟亨子常生鈔錄成書將以付刻至于鄉里族姓或有舛誤遺聞佚事再當補述尚望同志君子訂而續之

小滄浪筆談序

余居山左二年登泰山觀渤海主祭闕里又得佳士百餘人錄金石千餘本朋輩觴詠亦頗盡湖山之勝乾隆六十年冬移任浙江回念此二年中所歷之境或過而輒忘然其尚能記憶者香初茶半與客共談且隨筆疏記之何君夢華陳君曼生皆曾遊歷下者

又爲余附錄詩文于後題曰小滄浪筆談小滄浪者
居沛南時習遊大明湖小滄浪亭卷首數則皆記小
滄浪事遂爲風舟之濫觴耳

皇清碑版錄序

元數年來仿朱子朱名臣言行錄李幼武續錄及杜
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錄之例閱文集數十百家及碑
誌搨本爲

皇清碑版錄數十卷歸里後復屬丹徒王柳邨豫補
輯之又幾十卷茲不過隨時鈔錄之書是非去取次
序先後皆無義例也

江蘇詩徵序

嘉慶元年余在浙督學選輯

國朝浙人之詩曰兩浙輶軒錄刻之又選輯

國朝揚州府及南通州之詩曰淮海英靈集刻之復欲輯江蘇各府州之詩勞勞政事未能也歲丙寅丁卯間伏處鄉里見琴屏洲王君柳邨儲積

國朝人詩集甚多而江蘇尤備柳邨欲有所輯名之曰江蘇詩徵余乃歲資以紙筆鈔胥柳邨遂益肆力徵考於各家小傳詩話尤爲采擇嘗下榻擁書於焦山佛閣中月色江聲與千百詩人精魄相盪鐵冶

亭制府閱而異之因題其閣曰詩徵閣柳邨選詩謹守歸愚別裁家法雖各適諸家之才與派而大旨衷於雅正忠節孝義布衣游士詩集未行於世者所錄尤多可謂攄懷舊之蓄念發潛德之幽光者矣丙子歲輯成五千四百三十餘家勒爲一百八十三卷屬余訂之余方馳驅豫楚心力不足目力亦昏不能如在浙時從事於此束其稾入粵同里江君鄭堂藩許君楚生珩凌君曉樓曙皆在粵館爰屬三君子刪訂校正之梓入告成裒然巨集庶幾自酬夙願而柳邨亦不虛致此力矣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欽惟我

皇上文啟重光學承道統體仁孝以纘德本忠信以

臨民海內之士莫不身被

至教中心誠服況懷牒入京師親見

備禮敷政者哉本年己未會試

命臣朱珪爲正考官臣劉權之臣阮元臣文寧副之

伏念臣江淮下士學識庸愚由

內廷翰林洊陟卿貳受

恩逾格感激之忱與悚媿之念交摯焉茲承

任使襄校禮闈臣矢竭顓蒙虛公將事伏思校數千
人之文藝必當求士之正者以收
國家得人之效欲求正士惟以正求之而已唐裴行
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之遠大不易見觀其
文略可見之文之淺薄庸俗不能發聖賢之意旨者
其學行未必能自立若夫淡於學行者舉其精而遺
其粗舉其全而棄其偏簡牘之間或多流露矣故臣
愚以爲得文者未必皆得士而求士者惟在乎求有
學之文且
皇上之所以得士者多其數以擢拔之寬其途以登

崇之育之以成其材敎之以端其術積數十年後供
皇上內外任使者必有今日之士然則士之砥礪濯
磨期無負乎
皇上敎育之恩者當何如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則多士之心服
聖人願趣左右者實
聖人之仁孝忠信有以篤啟之也

兩浙輶軒錄序

余督學浙江時輯淮海英靈集成盡江淮間一郡之
詩采錄尚易欲輯江蘇一省之詩則力有未能繼思

余督學于浙乘輶軒采風非力之所不能爲也爰訪
遺編求總集徧于十一郡自
國初至今得三千餘家甄而序之名曰兩浙輶軒錄
嘉慶三年書成存之學官未及栞板六年巡撫浙江
仁和朱朗齋錢塘陳曼生請出其稾願共栞之乃畀
之重加編定序而行之别爲條例以志其詳此雖余
少年好事之所爲然力有可爲者則爲之耳未計其
他也獨念吾鄉自
國初至今詩人輩出他時或有好事者乘使者車至
大江南北輯而錄之乎是有望焉

兩浙輶軒錄補遺序

予督學時所輯兩浙輶軒錄既梓行矣其閒應錄而未錄者頗有之惟以爲疊吏之政不復能從事于此楊孝廉秉初等各以所輯補者將鋟板行之就正于予予繙閱之誠能補前錄之所闕佚鉅卿名士本不以入錄爲重而錄詩者不可遺之至如一介之士或恃聲律以自表見與其刪之毋寧存之故元于此補錄者不泰一人也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問取士之道宜先行誼而後文藝顧文則易知行難

縣考當若何覲祭以得其實歟以四書義取士垂數百年明初勅襲成書爲五經大全錮蔽士人耳目至

我

朝以經術教士當若何提倡以矯空疏雜濫之弊歟得人之法在於命題務隱僻則困英士偏一體則棄衆才當若何平正體要使人各能盡其所長歟鄉試則二三兩場功半頭場歲科則防弊之力半于閱卷當若何勤敏以督房考而肅關防歟士之治經史者或短于文詞工文詞者或疎于經史專學藝者或鈍于時務習時務者或荒于學藝當若何棄其短以得

長敎其徧以求全歟江浙爲人才淵藪被

國家太平之治百餘年矣化顓蒙以學業榮草茅以科名諸生他日苟有膺取士之任者宜若何虛懷誠求勿遺佳士以酬

聖人教養之恩于萬一也其悉對毋隱

己未會試策問

問孔子假年學易雅言詩書執禮易有三而周易獨傳漢晉唐宋說能擇其精而析其弊歟乾坤象龍馬用九六然則象數可偏廢歟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有詩而後有韻律歟或詩韻必取同部閒有分合然

歟同部假借轉注能言其例歟詩中訓詁見於爾雅者幾何未見者幾何尚書見於史記漢書者孰爲古文孰爲今文孔蔡傳解句讀可別白參解否堯典中星至周而差恒星東行確可據歟三江合經文則支條歧出淮泗何以通菏數淺原三毫確在何地儀禮宮室制度若誤則儀節皆舛試舉正之鄭注後孰精其業試指數之周禮小司徒田賦與司馬法異而同歟鄭注讀爲讀若之例與許慎同否禮記月令節物可與夏小正呂覽諸書參考歟經注正義訛脫可校補歟我

國家經學昌明其各舉所知以對
問正史二十有四應補撰注釋音義者何書表志與
紀傳竝重孰詳孰闕歟儒林文苑道學應分應合歟
史通所論得失參半歟編年與紀傳分體資治通鑑
前何所本後何所續歟二劉范祖禹胡三省輩有功
司馬者何在紀事本末體何所倣袁樞以後誰爲繼
作通鑑綱目何所裁別夫經述修治之原史識治亂
之蹟疎於史鑑雖經學文章何以致用則我
朝史法遠邁前代舊唐書舊五代史備列于正史
御批通鑑輯覽及評鑑闡要

欽定明史及通鑑綱目三編于宋明閏位幷存年號以示大公遜國復辟議禮三大案皆有定論直紹春秋以垂教萬世諸生能講貫條舉徵體用之學歟
問察吏所以安民也民生艱易賴乎守令守令廉貪視乎大吏虞廷三載考績周官六計弊治此允釐之要也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唐考功有四善二十七最宋置考官院考中外官當若何循名責實乃有裨於官箴民命歟皃寬當課殿民爭輸租張綱卒於郡寇亦喪服究何實以臻此廣漢孫寶同尚嚴威張霸張堪皆崇德化寬猛何以相濟歟楊震遺子孫以

疏食陸贄受刺史之新茶廉吏所爲可指數歟袁安爲河南尹名重朝廷范純仁識吳仁澤起於簿領儲材采望可期大法小廉歟韋皋侈横亦務蓄藏德秀賑饑親行郡谷民生安危不基於此歟明孝宗朝六卿得人則賢能輩出正內以飭外察吏有漸更有本歟我

皇上躬先仁孝舉錯大公董正官方肅清綱紀賢士乘時敬應其名言爾志

問弭盜之法寄於軍政周禮司馬掌兵而追胥竭作屬之司徒掌戮禁暴隸于秋官然則兵法與教刑通

歟漢制南北軍而郡守即爲將唐制彍騎而裴李奏
厥功宋則河北河東有神鋭忠勇陝西有保毅強人
荆湖有義軍復有川陝土丁涪州義軍夔州壯丁然
則團練精鋭隨地皆可弭盜歟韓琦籍陝西義勇程
琳以廂兵補募兵司馬光言鄉弓手不宜刺充正軍
利弊可晰舉歟王安石減兵節財變行保甲何以有
流弊歟蘇軾疏河北弓箭社事宜其說可採歟用兵
弭盜在乎將略若明項忠之擒滿俊彭澤之平河南
四川韓雍王守仁之破斷藤峽其謀勇可述歟剿撫
兼行必先勦而後撫若原傑撫荆襄流民四十餘萬

王守仁撫降田州蠻其方略可法歟我

皇上廟謨勝算

簡命經略勦辦川陝餘匪俘戮其渠首赦其脅從

德威並用計日蕩平多士盍考古而抒所見焉

海運考跋

以海運易河運不特數百年舊章不可驟改且數萬丁伍水手失業無賴亦爲可慮然近年河運屢屢梗塞且天庾無多儲蓄一南船不達則嗌而不食可爲寒心者也嘉慶八年十一月欽奉

上諭爲預籌海運一事卽與僚屬盡心集議外訪之

於人內稽之於古知數百年來民生國計籌之未嘗無人徒以目前倉卒之時萬不敢以待供之度支取嘗試於一旦故入告之章曾有海運非必不可行之事然非萬不得已而後行之之語蓋不敢決然行之亦不敢決然不行之也後得

皇上福庇河流順軌其議亦寢然九年十月洪澤湖水低弱力不足以刷黃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糧船全不能渡因開祥符五瑞閘放黃水之上流入湖減黃助清于是清黃始平復開小引河數里飛輓各船始能渡河當引河水未通時七省齊奏備駁運之法然

以七省數百萬之糧用小船以萬計方可達淮民情必致擾動浙省尤少船須向外江爭先封僱費尤鉅勢難全漕皆歸駁運不得已乃暗籌海運一法十一月招致鎮海縣由北來南之船約得一百餘艘此種船聞松江上海尚有二百餘艘約可得四百艘每艘可載米一千五百餘石畧用兵船護出盡山即放大洋其裝卸之程腳價之費俱與之議立章程以待不虞交卸如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較河運省費三之二後以河道復通遂不復用然未雨之綢繆聖人不廢且近年民困于丁丁困于河東南之力竭矣運費

增則民力困運費減則民力紓因重理舊說凡攷之于古與參之于今者纖悉著之于篇都為海運考一册昔明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大患迂儒過為遠慮請于無事之日尋元人海運之故道云云則元猶此志也夫以

聖人御世山川效靈亦不必尋蹈故轍以為千慮一得之效而以臣子過計之心夫亦何所不至故不忍棄去綜而述之或用此法分江浙全漕十分之幾試

而行之可乎嘉慶十年春

海塘擥要序

浙江海塘爲杭嘉湖蘇松常六郡民田廬舍所關國計至重胥唐以後南江道塞南宋嘉定以前潮由中亹出入南北兩岸俱無所害自嘉定十二年潮失故道水力直趨於北海寧州南四十餘里淪入海水而禪機河莊兩山間中小亹旋刷旋淤不能不藉塔山石壩以殺其北衝之勢且使大潮不得闖入以爲汕刷之資斯爲世不易之良法也乾隆二十七年

翠華南幸軫惜民瘼親臨閱視見其橫截海中直衝

大溜因斷自
宸聰添設坦水竹簍木櫃隨時鑲築遂爲東南永賴之基夫海猶河也治海而不安其性猶弗治也恭讀
聖製閱海塘記觀塔山誌事諸碑文知東南六郡數十年安恬之福非
大聖人不能總其樞要者可耕鑿而罔知
帝力乎元自庚申撫浙捍禦多年今
聖天子廑念要工月披圖奏繼
先志也元嘗慮治河有書而治海無書治河如潘靳諸書雖用力不必盡同皆能發明水理確然措諸施

行而治海自翟均廉海塘錄一書之外新志欽而未備是亦未竟今

廟謨之所在矣爰于嘉慶六七年間屬門生陳編修壽祺纂成全志三十卷繼因奉諱去官未及梓行東防同知合州楊君莅任後究心斯事請其稿于元而加以刪葺別爲海塘擥要一書以續長白琅公所輯新志歲戊辰元復來撫浙又期年而此書刊適成來請序其書以修築工程爲要而考古次之浙之官士可仰識

聖澤之高深且知潮漲之形勢工用之準則矣

嘉靖搢紳冊跋

余家藏嘉靖搢紳數冊得自闕里孔氏其京職一冊題曰搢紳至外省一冊則但題曰仕宦備覽若河間紀氏所藏順治十八年搢紳則無分京外皆曰搢紳矣冊中于都察衙門既列各省總督撫按而各外省又重列之已駸駸乎不列于京職矣故冊首葉題曰新刊隨省總督撫按總鎭搢紳曰新刊隨省者明乎舊之不隨省也其外省總督則陝西三邊四川一員江南江西一員福建一員浙江一員湖廣一員兩廣一員雲貴一員漕運一員河道一員共八員巡撫則

提督操江兼巡撫安慶徽寧池太五府廣德州兼轄
光州固始黃梅廣濟湖口德化地方一員順天河間
永平三府宣府一鎮密雲等關一員直隸保定真順
廣泰地方紫荊等關一員山東一員山西太原等處
雁門等關一員河南兼河道一員陝西一員延綏一
員寧夏一員甘肅一員總理糧儲巡撫江寧等處地
方一員浙江一員江西一員南贛汀韶惠潮郴桂等
處一員福建一員湖廣一員撫治鄖陽等處一員偏
沅等處一員四川一員廣東兼鹽法一員廣西兼鹽
法一員雲南兼建昌畢節東川等處一員貴州兼督

理湖北川東等處一員鳳陽等處兼理海防一員其二十四員總督皆兼兵部尚書或兼右都御史或兼左右副都御史銜巡撫或兼兵部左右侍郎或兼右副都御史右僉都御史銜其江南省督撫按之後則列江南等處左布政一員右布政司兼錢法一員按察使一員提督江安徽寧池太廬鳳八府滁和廣三州上江學政按察僉事一員提督淮揚蘇松常鎮六府徐州等處學政按察僉事一員外省提鎮亦列京職在鑾儀衛衙門中或兼左右都督或兼都督僉事銜外省亦各隨省列之凡此皆足以資考證也

揚州府志事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自古史傳人事與地理相爲經緯者也人事月改日易而終古不易者地理也同一郡縣山川在漢某年爲治爲亂在唐某年爲失爲得賢良之術循忠烈之嬰守災害利弊前史具在修郡志者是宜專立一門以備考覽揚州太守伊公秉綬以修圖經之事訪于余余爲立事志一門凡經史書籍中有關揚州府事者編年載之始于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迄于順治十六年賈質死瓜洲之難纂修諸君依余言撰之成六卷三千年事粲然畢著矣太守以憂去官此六卷

稿與各門稿本皆存余家余除服入都巡鹽御史阿

公克當阿續修府志延余門生姚文田纂撰之余以

此門授文田曰勿可改也故此門至今刊成獨詳備

特名事志曰事畧耳又立氏族表一門氏族表者仿

唐書宰相世系表爲之者也一縣之中必有大家舊

族新貴儒門以此爲主而收其族凡內官翰詹科道

以上外官道府鎭協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

氏立表首敘先世遷徙之由表中詳識各房名字自

生員以上皆附見于表即如江都甘泉儀徵之耿氏

唐氏楊氏常氏鄭氏秦氏許氏阮氏與化李氏高郵

王氏寶應劉氏喬氏泰州宮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勳爵督撫等官家自爲譜余皆借而次第輯成表稿借余入都後當事者有所礙而未之纂也又立圖說一門圖說者以一邑分四鄉以四鄉分都圖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繪爲一圖周回經直不過二三里耳圖內爲說曰東西南北至某處有某山與何處相連有某水某路自某處來自某處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橋某廟某墓聚十數地保之圖卽成一鄉聚四鄉卽成一邑一邑之圖說須以數十紙計而城池廨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爲圖經也惜在官不能集事圖

說一門遂止矣余在雷塘嘗畫雷塘一地保之圖刻爲木板印百紙呈太守屬其頒之縣爲式使各保具此圖遲之又久卒無圖者余路經堡城呼其地保詢之曰若具所管地圖乎若見所頒圖式乎地保曰未之見也縣吏匿其圖曰各保如欲圖式者輸我錢若干故至今未具圖也余瞿然而止不敢再言嗟乎幸地保之未具圖也使再促之未有不轉歛錢于村民者弊之難防如此雷塘一圖余載之雷塘蕓記篇後可覽而知其概也

吳烈婦吞金紀事卷跋

西湖葛嶺之下舊有吞金祠祠後有墓墓爲吳烈婦所葬烈婦姓戴初與錢塘學生吳錫居比鄰戴父死哭之至失明人呼爲孝女因聘焉旣歸後數年而錫疾戴侍湯藥知不治請先死錫曰吾未死而汝死是以死促我也戴泣而止將屬纊呼弟錀曰汝嫂將必死我死屬家人伺之及死戴以首觸棺碎首血被面家人環伺之絞以巾刺以礪刀凡求死者七歲後吞金不得死乃密壞玻璃瓶吞其燕腸斷嘔碧血數升死里人祠之事載毛西河檢討所爲墓誌祝其家所藏傳記加詳吞金者志烈婦之志也烈婦之死或以

玻璃不成辭故以吞金志之乎祠既毀墓將不可識別其後裔因粱山舟學士爲之表乃復建坊於其地余前任浙撫時曾訪其墓入祠揖其栗主焉嘉慶十四年春暮吳氏後人以此卷請題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矧烈婦之志有不可得而泯者乎是亦守斯土者之宜急與也爰具書以歸之

吉蘭泰鹽池客難

予之奏改吉蘭泰鹽爲任商自運自售不定鹽額而止水運於皇甫川增河東鹽課八萬餘引也客有難者曰曷爲稅榷乎余曰稅若不定額耶則與余所改

不定引額無異定額耶誰其補所虧也且新設各官
皆鹽官而改爲税則當改鑄監督印改名不改實可
勿更張矣客曰近年吉鹽爲内地商民之累曷絶之
而以此鹽課歸地丁也余曰吉鹽累商及民者賠課
洒派也今已請弛之曷累焉昔河東鹽課歸地丁爲
課數始自
國初故可也今吉鹽之課始增於嘉慶十一年若歸
地丁是加賦始吾
君曷可也客曰有議以鹽池
賜還藩王示不屑有之者似得體也余曰阿拉善部

在河套西即古賀蘭山康熙初多羅禮無所歸

聖祖仁皇帝賜以此土孳遊牧者百餘年矣吉蘭泰

乃其部之鹽池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任回民馬君選

等販鹽侵潞淮

皇上執回民罪之宜也瑪哈巴拉懼而獻其地

皇上收之使商運之亦宜也今曷與之且若與之亦

當曰再

賞之不當曰還之客曰吉鹽不至晉一年矣民未聞

淡食有議封禁之勿水運之者是也曷使內運焉余

曰吉鹽性重味佳豔物能久利醬滷苟不貴民甚利

之若內運可以平潞鹽土鹽鄂爾多斯鹽之價潞民及塞外貧民賴爲生計者數萬人曷絕之答曰既不可絕而今以皇甫川爲止是絕其半矣余曰潞民不可使之太富亦不可使之太貧太貧則不安太富亦不安今半絕之所以權衡使適中也且皇甫川一大使耳能全絕私船乎皇甫川距河東引地六百里一二年後河東私鹽必侵而北皇甫川私鹽必侵而南兩侵則兩爲平準焉民食裕而市價賤矣譬如南北一家之田中隔閒地六畝歲既久南者必稼而北北者必稼而南兩私則不爭爭則官治之并閒田失之

矣客曰河東商曷肯增引也余曰吉鹽二年不至晉河東之行無引之鹽必多特無實據耳然不敢久久則懼或發之余之許其增引知其實有可增也余之請止吉鹽於皇甫川蒙陰制藩部太富之計非爲河東增引計也客曰河東道但請禁水運商人以增引兼請何也余曰此道官與商同氣也水運當禁自禁之不在增引不增引商引當增則增之不在水運不水運若終固挾而求焉余將劾而請逮治之矣商知余之不可要乃終請增引而不復敢言禁水運也客曰唯唯時壬申五月二十九日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浙江之性非折不行乾隆中年杭城以東海寧城以東皆有護沙而中間老鹽倉一段數十里獨受頂衝則以南岸有牛舌尖沙之故惟其有此尖沙吐尖向北故江水之下也過尖衝北岸則折而向南潮水之上也過尖衝北岸亦折而向南兩頭向南故護沙生而受衝險工僅中間一段耳乾隆五十年間有不諳塘工水性者以牛舌尖沙爲可惡若截而直之則中段亦望護沙之漲于是截牛舌開引河導水刷沙一空孰知不但中段不生護沙并兩頭護沙全失杭城

爲龍廟外全受頂衝潮撲民居之簷塘外桑田盡爲

滄海海甯鎭海塢以下亦皆一片大海矣余保障危

險諳鍊水性者數年至嘉慶十一年以後兩頭漲沙

復生則以南岸漸復尖沙之故元方以爲深幸但恐

將來復有惡尖沙不直者故以奉告耳庚午秋日

嘉興嘉禾圖䟦

嘉興馮鷺庭前輩以嘉禾圖卷來屬題句元案嘉興

本嘉禾郡以地産嘉禾得名顧所謂嘉禾今老農未

之見也嘉慶九年甲子五月江浙大雨水汎濫沈浸

浙西三郡皆被災禾之已種者爛于水民戹且懼六

月水退民補栽苗者十之九秋甚燠晴雨相閒禾大
熟有一莖三四穗至九穗者老農詫以爲異士之知
古者曰此卽吾郡所謂嘉禾也相慶以爲
帝之德所感召焉方水之橫行也魚遊于民竈舟越
阡陌帆而行余具狀馳驛入告
帝憫甚命發倉穀數十萬賤其値糶于民或以粥或
以錢米賑貧者三十餘萬口蠲緩地丁漕米數十萬
石勿徵于民邑之富者各出錢穀䘏其鄙民少安而
游食之徒復乘災鳩衆橫于鄉里余飭文武官擒其
渠散其黨民乃益安迨九月禾大熟有一莖九穗者

此

帝之德足以召祥和故其轉也爲甚速若大吏者方省愆之不暇敢貪天和爲已力乎且田之終不能補種并禾而無之者尚比比也寒冬雨雪就食粥者尚萬人也余披圖感悚知此爲

天之恩

帝之德而已今

皇帝尚德政不言嘉祥未敢以此聞于

朝亦未敢爲詩歌以侈之謹識其事於卷末云爾

陝川煮賑圖後跋

救荒無善策惟因時地制宜而已余撫浙無德屢致災嘉慶九年夏浙西大水已行平糶賑濟借籽種諸政矣十年春蠶麥又失收民益困乃遵

欽定工賑紀事粥賑之法奏設粥廠於十五州縣凡三十四廠大率相距二三十里即分設一廠焉始也議者紛起以爲粥必有石灰非救民乃害民又以爲婦孺必相踐而死又以爲人多必致疫又以爲司事者必侵蝕民無實惠余曰此數弊皆所素有但在人爲之耳于是每廠皆延誠實紳士委以錢穀煮賑之事官吏不涉手惟鉤稽彈壓而已硤石惠力寺廠其

一也海寧馬君鈺以部郎居鄉平日好行其德委以厰務力任不疑余又薦原任臨海縣令尹無錫華君瑞潢助之其散籌分男女兩厰佛寺大廬篷蔽雨淋日炙之苦貧民盪舟而來道路出入以萬皆以木栅梆礮爲號令紀律日賑數萬人無擁塞之虞有疾者給以藥老病癈疾者別有厰婦女有廁篷終數十日無一人死于厰者粥濃厚皆遵余令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滲爲度馬君及分司者與飢民同食之無一盜饐餲者除領官銀之外凡可以格外便民者馬君皆力爲之以故硤石之賑尤盡善夫水旱之事不能必

無

國家休養之恩百數十年矣昔之八口食十畝者今數十口食之矣今之六分災敵昔之十分災也倘不以此次煮賑爲謬數十年後若有荒歉或可倣而行之或曰分廠賑粥不如分鄉散米余曰分鄉散米固善但一二縣之地有良有司善紳士爲之乃可若數十州縣必有流弊且賑粥專爲下下貧民供朝夕也若錢與米則中中中下人皆走索之反使下下之民短其賑期矣總之賑災無善策惟相時地之宜實惠及民而已馬君繪此圖屬華君宗予抒請題後是仁

者之用心也謁再以原奏及煮粥散籌各章程附錄于後俾後之人益有所考焉

重修廣東省通志序

元治兩廣閩廣西通志乃嘉慶初謝中丞啟昆所修喜其載錄詳明體例雅飭及閱廣東通志則猶是雍正八年郝中丞玉麟所修書僅六十四卷四庫書提要稱其一年竣事體例牴牾未甚訂正且迄今九十餘年未經續纂若再遲則文獻愈替是不可不亟修纂矣爰奏請開局纂修之大略以廣西通志體例爲本而有所增損凡總纂分纂採訪校錄莫

不屑任得人官於學而肯勤其力三年有成奏進
御覽志三百三十四卷爲典一曰
訓典爲表四曰郡縣沿革曰職官曰選舉曰封建爲
略十曰輿地曰山川曰關隘曰海防曰建置曰經政
曰前事曰藝文曰金石曰古蹟爲錄二曰宦績曰謫
宦爲列傳八曰人物曰列女曰耆壽曰方技曰宦者
曰流寓曰釋老曰嶺蠻爲雜錄一共二十六門古人
不曰志而曰圖經故圖最重宋王中行等廣州圖經
不可見矣今則一縣一州爲一圖沿海洋汎又爲長
圖按册讀之粲然畢著矣廣東通志舊有康熙十二

年劉中丞秉權所修之三十卷明萬歷二十九年郭棐所纂之七十二卷嘉靖三十六年黃佐所撰之七十卷嘉靖十四年戴璟所撰之初稿四十卷各書多就殘佚惟黃志爲泰泉弟子所分撰者體裁淵雅歷有存本今求得之備加採錄元家藏秘籍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亦多採錄是以今志閱書頗博考古較舊加詳而選舉人物前事藝文金石各門亦皆詳覈至於

國初收粵平創尚藩諸鉅事則已載在

國史此志不得記之與廣西志同例也書成刊校發

敘其後道光二年閏三月
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
欽惟
皇上聖德天縱
典學日新爲政本乎六經教士先夫儒術此我
朝
聖
聖相承之極軌也臣㓜被
治化肄業諸經校理注疏綜核經義於諸本之異同
見相沿之舛誤每多訂正尚未成書乾隆五十六年

奉

勅分校太學石經曾以唐石經及各宋板悉心校勘

比之幼時所校又加詳備自後出任外省復聚漢唐

宋石刻暨各宋元板本選長於校經之士詳加校勘

自唐以後單疏分合之不同明閩附音之有别皆使

異同畢錄得失兼明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

七卷附孟子音義校勘記一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

卷昔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慮舊籍散失撰經典釋文

一書凡漢晉以來各本之異同師承之源委莫不兼

收並載凡唐以前諸經舊本賴以不墜臣撰是書竊

仿其意連年校改方畢敬裝十部進呈
御覽臣自維末學莫贊
高深妄瀆
聖聰不勝戰慄悚惶之至謹
奏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